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一

左編

人類　儒

宋周敦頤　詞

周敦實字茂叔道州人役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

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
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及爲
郎故事當舉代毋一遷授輒以敦頤名聞移郴州時
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旣薦諸朝又周
其不給聞敦頤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
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月聽敦頤
語二年果有得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
欲深治之敦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
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
逵亦感悟囚得不死轉桂陽令皆有治績徙之南昌

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吏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時爲使者、人或讒敦頤、抃臨之甚威、而敦頤處之超然、然抃疑終不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熙寧初、呂公著在侍從、力薦敦頤、亦會趙抃在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敦頤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

索務以洗宛澤物爲已任而病以歸矣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華峰下扑再鎮劉將奏用之未及而卒熙寧六年也年五十七每奉巳甚約作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爲意也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矣

按額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珦太中大夫顥生而神氣秀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有成人之度十歲能爲詩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

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三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鄞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恃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顗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顗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

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顥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顥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

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顥爲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去顥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顥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于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顥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

東財賦窘迫官所科

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
者至數十倍顯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
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
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民
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縣庫
有納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
之曰此錢令月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
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
爲仇讐顯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
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



已、顥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尸、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顥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顥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于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覩效、顥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曁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侄不得窺其藁、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上詔問

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欺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與做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豫于早而戒于漸一日上縱言及于辭命顥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所作章疏不飾辭辯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顥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說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

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驗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安石與顥雖道不同而嘗謂忠信顥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又曰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嘗被旨赴中書議

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及於顥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顥獨以至誠開納君相䟽入輒削藁嘗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為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

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

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覷畏昉欲弗納顥曰此
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旣親往開
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歎呼而入具以事上聞
再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廾而氣懾旣而揚
言於衆曰潰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
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懼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
村埽決時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
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顥謂帥曰曹村決京
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
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

鎮印授顒曰君自用之顒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顒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月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顒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顒在職安有是也廣濟蔡河出扶濟縣境瀕河不隄

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擄取舟人物為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顒弟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矣顒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顒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税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

俗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顥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顥曰民願復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顥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聖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顥雖小官賢士大夫觀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文彦博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

序之

程頤

程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顥同受學於春陵周敦頤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神宗以任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大學時海陵胡瑗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珦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泊

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任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頤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二年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頤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

之意也、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頤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既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頤曰

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頤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頤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頤曰：某起於草萊，二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

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書頤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書竟不往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爲頤力辯言者之妄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頤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頤欲

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頤喟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為深恥司馬光既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

伊川曰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人不然之旣而紛紛數年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有如是才識初顥嘗謂頤曰異日能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胡安國曰留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管𨗳于洗嘗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

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頤一日頤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頤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莫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宋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官鄉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

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

宋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

楊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
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
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
在使回以聞召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
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
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
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
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
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搢紳之
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

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並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開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

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
王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
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
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
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
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歛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
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
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
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
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

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
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
三路大帥敵人侵疆弃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
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
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
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
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
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
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
之一旦弃之北虜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

至京城。今開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

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
之罷大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
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
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
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
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
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
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
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
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

王雱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

兵乞竟假言者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

宋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溝見程顥顥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顥舉史書不遺一字顥曰賢卻記

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顒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顒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良佐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顒別一年往見之顒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良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顒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將歸應舉顒曰何不止試於大學良佐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顒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

識苟嘗覘覘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
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
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
可語也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
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因介紹請
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
然起敬遂稟學焉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
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子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
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
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眞實有命

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宋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弃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

其後頤既涪實定之鄉也非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蜀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天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

宋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人也父廸涪州知州載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卒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載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

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輟坐撤講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載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彥博以故相判長安聞載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登進士、第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告子弟之意、有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

行過於道必問其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遐滑州軍事判官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熙寧初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載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載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

此氏議謚甚妙凡私謚秋谷宜遵之

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載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載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載卒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

由矣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程頤嘗與載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止曰東西銘程頤答載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

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宋邵雍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也舉遺逸試將作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雍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雍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遂可已乎於是

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益始有定居之意雍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師河南穆修修性太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衞州獲加主簿權其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

雍之諱語某傲務其門生大滋祭也

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旣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名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可告雍、雍不答、以詩謝曰、若進豈

能禁吏責既閒安更用名爲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
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弼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時
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以福建黃
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
以雍應詔頴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簿雍與秩
皆不起弼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
誨吳充祖無擇皆薦雍時歐陽修參政素重秩故頴
川再薦秩雍除秘書省校書郎頴川團練推官辭不
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秩以職官起時王安石方行
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

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石王之不忘然亦知其為人矣雍於是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弼嘗患氣痞雍曰好事到手只做不為他人做了贊贊何益弼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雍因戲之司馬光見雍曰明日僧修顒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雍曰根聞之晚矣明日弼果往後雍因見弼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弼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雍

日因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燕乃不可乎弼驚曰某未之思也弼以雍年高勸學脩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談方士雍疾革頤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頤曰何謂雍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雍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富弼一日有憂色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雍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雍與惇同會惇議論縱橫不知敬雍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雍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如公所說

乃知花之下也。惇慚服默然、

宋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劒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將樂溪上吟詠而歸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

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宋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已而

閩郡人羅從彦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彦清介絶俗侗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葢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嘗以黄庭堅稱周敦頤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

少進矣建安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語及侗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松子熹從侗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左編

人類　儒

宋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至熹始寓建之崇安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劒尤溪之寓舍熹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山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郎日

單車就道乞奏事之任入對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始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聽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

而此輩之勢曰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曰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人人皆得肆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熹所對奏劄皆目書以防宣洩熹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熹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日與僚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

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悉焉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專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

提刑未行熹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偽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罷不以聞仲友亦自辨且言弟婦王鶯悸病篤熹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歲用而奪之午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故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詆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紓悲害時從臣有奉特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熹者故有是言臣竊聞之

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
下極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温
飽昇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料行貨賂於近習
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
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
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
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
王明矣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
防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
排擯此等寘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

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防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劵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

後以此自結於天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貴將得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十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晩唐之債帥哉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時孝宗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熹嘗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於封事之未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返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窺

頴亦覺非昔時矣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
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
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
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
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
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
時相雅不以熈寧復祀僖祖爲是熹度難以口舌爭
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
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
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有

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彊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如此必有所不忍復引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為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剏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

以附其說熹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
因節畧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傳祖
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
議欲令熹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熹徵內
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旣退復以
上意諭廟堂而事不行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寔與知
閤門事韓侂冑謀之侂冑於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
外之言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自長沙辭
免待制侍講巳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而言又約
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益得

志意又嘗奏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
言前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
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宫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經
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尋提舉南京鴻
慶宫慶元元年趙丞相亦罷謫以不軌謫永州丞相
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
熹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
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
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
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荷

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熹自
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
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
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
號遯翁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於
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
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
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
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
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

未及修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

宋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終焉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

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乃知有旨貶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元定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熹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洒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熹閒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熹醉睡方坐

飲橋上啓元善則退去熹曰此人富貴氣坐客與嘆有泣下者熹微覘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十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静以還造化舊物閲三日卒侂胄既誅贈廸功郎賜謚文節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悦元定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

峯嘗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沈不屑就

宋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大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中進士第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illegible]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

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没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旁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擢名儒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競

饑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不若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詔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案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鄉試矣語未竟目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己不合者即指爲朋黨見安國奏論慍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

也乃言安國意寵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疾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強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

強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郡重地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游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

頭以爲侍從雖嘗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清朝署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知通州安國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含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事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欲

宗急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
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
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
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
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
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
對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
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
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官舍今不圖後
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扶關中河內爲興

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讐敵迎復兩宮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司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

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至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榮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制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

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進講而
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呂頤浩都督
江上還朝欲去異巳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
且曰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
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
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
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
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僊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
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
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

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顒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蹟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稱安國竟歸五年除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悶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

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復辭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諡曰文定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

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眞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巳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幼少時巳有出

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
醉嘗好奕棋母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
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寮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
歎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
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岳愛其雄秀
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
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宫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
時具朝膳留安國䜿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
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
居者治饌延安國飾娼妾請令出奉卮酒爲壽安國

矜細行足人大節累事

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阽隍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報止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旣學道乃不復措意

宋胡宏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載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

之紹興閒上書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爲帝一旦𭶑於讐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奸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疏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爲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

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讐子孫之所以寢兵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讐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故姦諛敢挾紹述之議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君臣父子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横盜賊内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没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陳東以直諫死於

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權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心腹耳目之臣以自輔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高閌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怨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勝於加之以兵也太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

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

以大讐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矣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

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敘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卒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

宋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受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既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作希顔録一篇蚤夜觀省少以蔭補官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爲已任浚亦起謫籍

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賛密謀外參庶務冊以軍事入奏因進言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浚辭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浚已歿栻甫畢葬事即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讐向來朝廷雖嘗與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壓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疏入

不報後六年除知嚴州將宰相虞允文雖以恢復自任然所講求者類非其道允文且妄意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栻不答見上首言欲復中原之地當先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得吾百姓之心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宰相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栻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又

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
上曰。何事。栻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
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
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
栻復奏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
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
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
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
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時還朝未朞歲。而召對
至六七。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栻

夜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請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栻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讙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栻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栻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逢負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讐殺喜

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邕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栻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縣卒伉健者以爲効用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諭以討賊自效所補斬前後以十百數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爲意更共縱釋以病良民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群盜破膽相率遁去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

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栻旣厚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栻令每案觀征必使與大軍襍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踰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案驗而加賞罰焉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殉於境而縛其十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於是天子益知

栻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惡栻者忌之亦愈力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所毀派祠前後以百數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宋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涿郡范陽人後徙開封射策集英殿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爲心毋遽以驚憂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爾今日待虜之計當先效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强篡奪之禍起矣前世中興之主以剛德爲上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其本也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别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宫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

此句不妥

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牕水院凉意凄清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鑾氈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凄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温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羶粉羝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厦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窮廬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雖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凉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

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赦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劒長吁思欲清鑾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擾小蟲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小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服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

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旨趣論古人之成
敗將見閹寺之言乃狐狸夜號鴟鴞晝舞也九成
對策至肺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
故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
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刀聞於齊而齊亂伊
戾聞於宋而宋危上感其言擢寘第一曰九成文雖
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
置首選誰謂不然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
來未之有也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失回屈不能爲也
策言僞豫比之狐狸鴟鴞或傳以示豫豫不勝忿榜

之康䒷、手劍以屬刺客、衆爲寒心、九成曰、欺天罔人。
惡積禍稔、殆自斃矣。後因陛對、上語之日、逆豫肪卿
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欲訶有
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授鎭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
冒鹺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
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
體朝廷意、而觀望宰相邪。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九成
歸、海昌登第、雲集、九成避辭不獲、乃與言曰、幼而學
之、壯而行之、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
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

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于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邺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人皆死或鬬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有詔經

筵官分講讀經史九成講春秋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奔騰四逹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災及五穀惟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爲兵爲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九成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九成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

遠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上問顏俊尊上帝何如九成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之初是廼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嘗從容言於上曰虜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九成又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

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
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
枉己而能直人會秦檜鬨九成在經筵講書及西漢
灾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
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
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既
而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中丞
何鑄言其矯僞欺俗明附趙鼎除秘撰奉祠江州太
平觀免謝辭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之僚屬請督酒
租宿負荷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

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九成旣免官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旣而司諫詹大方乃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今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山主僧宗杲爲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敞千僧閣以居之而九成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於是令言者論九成與宗杲謗訕朝政上在經筵嘗問高閌曰向來張九

成嘗問朕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答之曰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問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問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謫居南安前部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決以雪國恥而不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

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憾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九成悲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次況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九成在南安或問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右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公方斥異巳大起告訐此其意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九成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九

成題於柱曰吾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於此
者十四年矣鑱立積久雙趾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
横浦居士嶺帥致饋九成曰吾不敢苟取悉歸之檜
炎起知溫州戶部遣吏督軍粮苦之九成遺書痛
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初九成
之學出於楊時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
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
忠

張無垢在越上作簽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
請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

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于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爭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

宋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檜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問其害黃老脫畧儀檢以魏晉放逸自許

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講習兼晨夜不怠九齡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九齡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與國地瀕大江民寒裔罕游校官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端榘矱肅衣冠如臨大衆勸誘引翼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家難去官矣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于家實淳熙七年四十有九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致鄙弓矢爲武夫末藝處惡多剽劫或欲睥睨垣牆曹耦必攜手相戒是家

射多命中毋取放九齡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于簡直不狥人而與居久益有味

宋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自三四歲時常侍父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姑置而胷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復齋家兄一日問曰

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其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歲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九淵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嘗云今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嘗攻切間者之疵間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九淵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

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
文者也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鵞湖九齡曰伯
恭約元晦為此集正與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
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致辨祖謙為此會
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
適從論及教人朱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
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
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
合九淵更欲與熹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
止之授崇安縣主簿淳熙八年朱熹為南康守九淵

往訪熹與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熹跋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九淵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

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有學者因無極之辯
貽書詆九淵者熹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
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
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九淵嘗云建安無朱元
晦青田無陸子靜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九淵唯
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遠近立限皆如期即月處
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
領元詞自毀之以厲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
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
不持狀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

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群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九淵之明有訴遺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遺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為患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群盜屛息荊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

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倉廪蔵庫之間糜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懼重費不敢輕舉九淵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盡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

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變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因少時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長短李將使云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九淵齊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

帳下其家祠事九淵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伍
伯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憣然而改不然
此身不得爲人矣九淵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
荊門獎拔奇才亦多荊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
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詗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
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
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
以嚴禁榷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
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月縮九淵罷去之或
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

利必有不至務者也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巳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九淵揭得其實劵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稅收增倍九淵平時挾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為舉其爲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年五十四謚文安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

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春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宋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會逐丞相

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嶮以易危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必知不必深辯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佐郎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戾消禍變之道并覽傳誦為之涕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授將作少監入對答必往復漏過八刻上日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

氷射之間蹙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溥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炊乃速得炊登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郎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提舉鴻慶宮實慶元年卒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